

# “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子孙”

## ——刘平国刻石里的“让历史发声、让文物说话”

刘志佳

“刘平国刻石”位于新疆拜城东北150公里的黑英山乡哈拉塔山麓的博孜克日格沟口。作为一位采用汉族名字的龟兹少数民族将领，刘平国带领着汉族、羌族同胞一同修建亭障。这个距今已有1863年历史的石刻，是中国西部、存世最早的汉文印记。碑上“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子孙”的铭文，反映出远在两千年前各族人民交流融合、共同开发西域的历史事实。1879年，刻石首次被发现；1957年，被列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被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在中华文明中的意义正在被逐渐认识。

2021年6月12—16日，作为“文物映耀百年征程”主题的文化与自然遗产日宣传活动之一，“刘平国刻石与西域文明学术研讨会”在新疆拜城县召开。与会学者聚焦这一世人瞩目的汉文印记，为丝路文明研究增添了许多动人的细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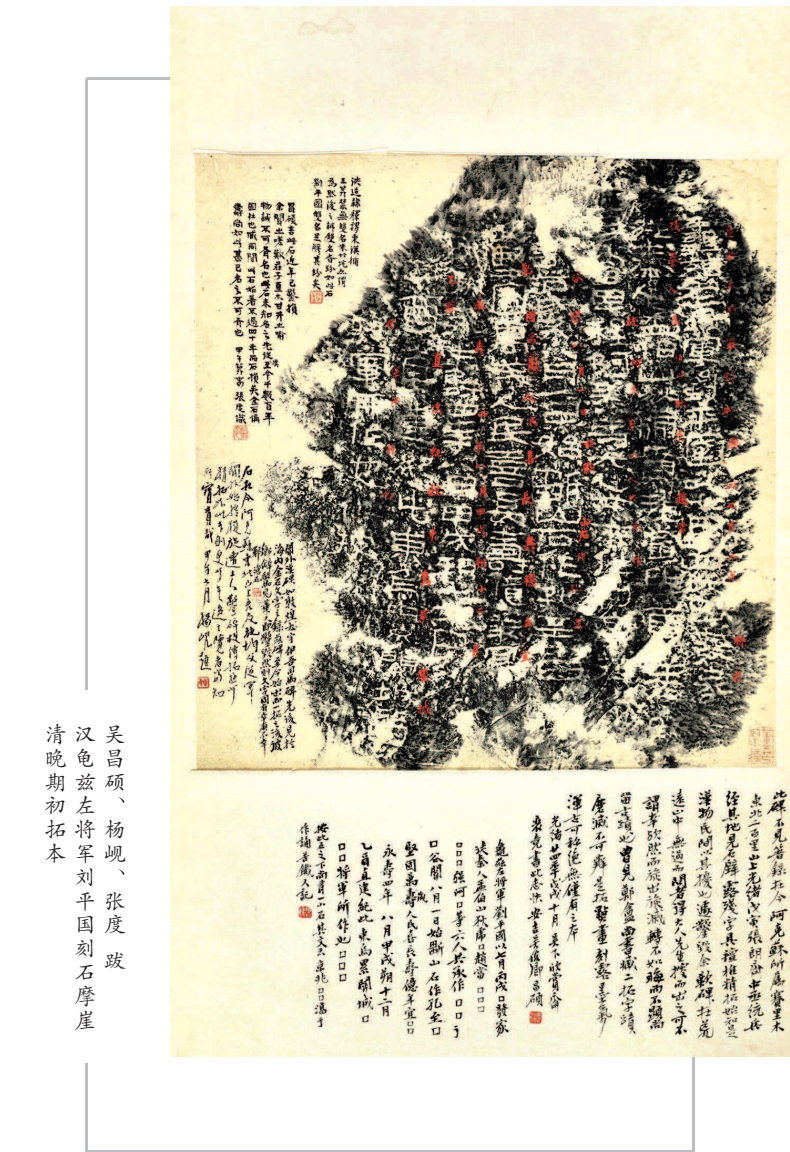
### 刻石的发现、保护与流传

博孜克日格沟口的道路是天山以北的游牧部落与天山以南的绿洲居民相互交通的要道。北京大学历史系系主玉璠、拜城县文旅局吐逊江将玉开都维村的沙拉依塔木烽火台、赛开塔木古墓群所在高地上的戍堡遗址与刻石联系起来，指出此地作为南北“天山廊道”与“警备侯望、交通安全、邮传往来”（王炳华语）的人类活动的关联，并详细考证了在戍堡遗址采集的石刻残片，识别出“徐鼎藩残石”，确认徐鼎藩就是参与了刘平国刻石的早期发现、保护和推动流传的新疆地方官员。

上海博物馆陶喻之则讨论了徐鼎藩之外，另几位发现刻石的先驱。他认为，光绪五年驻防刘平国刻石所在地阿克苏一带的张曜及其嵩武军下属王得魁，熟悉道路的王廷楫，以及学术意识强烈、敏感于金石文字的随行人施补华，共同推动实现了对刻石从发现存疑到决策试探，再到鉴定确认的过程。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9份刘平国刻石拓本及若干相关文献。汤燕以铭文第二行“秦”字为考据字，区分出其中属于第一期的拓本7份，属于第二期的2份；另有翻刻本2种4份。国家图书馆亦藏有刘平国刻石的诸多拓本。据卢芳玉介绍，国图藏拓本13种，其中原刻12种，翻刻1种，并认为依据《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二版）第一部分第五章的规定，这通摩崖的规范题名应为“刘平国刻石亭摩崖”。

自清末被发现起，刘平国刻石即得到多方关注。而关于其发现时间、发现人以及保存状况等方面的信息丰富繁



吴昌硕、杨炯、张度跋  
清晚初拓本

杂，不同描述体现出不同语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张瀚墨探讨这些不同描述间的相互影响及其产生原因，提醒历史研究中材料性质需自觉甄别。

刘平国这位龟兹少数民族将领以汉朝国姓“刘”为姓，叫重名率很高的“平国”，铭文中又有明确的汉代纪年——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黄纪苏就此指出，与匈奴相比，汉在西域的核心竞争力更为多元，除了“兵威”，还有“汉家仪”。他还从日用经济、政治制度、称谓文化三个方面深刻剖析了西域文化中的“中国故事”，这对理解汉朝西域治理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吴洋则从文学角度分析了刻石铭文。他认为“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子孙”七言颂词，尽管与中原地区的汉颂时代接近、结构相同，但结合句式和词汇看，刘平国刻石的七言更接近汉代的镜铭，而非来自颂词多为四言的石刻传统。此外，

关于刻石第八行末尾残存的“仇披”二字，吴洋指出东汉时期仇氏似乎比较活跃，善于作颂文书，此“仇披”或为书文者。而刻石第二行中的“秦人”二字，引起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王子今的注意。他认为战国秦代秦人在西北方向的历史文化影响，使得匈奴等西域人习称中原人为“秦人”，从刻石文字看，这一称谓在东汉时依然使用。而中原人称中原人使用“秦人”称谓，尤其引人注目。这一文化现象可以说明丝绸之路的作用在秦人于西北方向形成影响的时代已经显现。“秦人”，是可以说明中华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具有典型性意义的语言标本。

丝路贸易的基础之一是欧亚大陆上的道路网络，而道路安全保障是丝路上各个政治体的主要任务。上海博物馆王斌认为刘平国刻石最直观地反映出，公元2世纪中期，西域都护府在强力控制着龟兹地域的道路交通。另外，古代新

疆也是欧亚大陆东西往来的重要中间地域，以农业文明为主的东亚地区，与重视贸易获利的西亚中亚地区，在“道路”问题上的认识大致相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郭物通过分析刘平国刻石遗迹、吉木萨尔县小西沟遗址、奇台县石城子遗址、巴里坤汉代石刻等资料，阐明汉代中央王朝在西域扼守天山一线，是为防御游牧人群对绿洲城郭国家的侵袭，也是为了维护丝绸之路的平安。

### 西域出土文献与历史

围绕刘平国刻石，与会学者从各自学科角度，进一步挖掘其中蕴含的西域文史信息。

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张廷银介绍了道光《敦煌县志》收载汉唐诗文的基本情况，并分析其编纂旨趣。中国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孟彦弘指出，在丝绸之路，就文化的传播而言，断片式抄录的作用和意义不容低估。在商旅通行都不甚畅通的时期，诗歌，这些并非衣食必需之物，却能由长安传到敦煌。文化的传播似乎比商品的流通具有更强的力量。抄录，似乎也比刻本时代书籍作为商品的流通更有生命力。

西域文史涉及多种古代语言的文献。北京大学文研院/海德堡大学陈瑞翹指出，从魏晋南北朝时代开始，纸成为西域诸语言佛教文献主要的书写材料，并连带产生了汉文写卷二次利用这一有趣的现象——若干吐火罗语残片是由汉文写卷二次利用写成。北京大学历史系林丽娟证明，吐鲁番出土的叙利亚语医学残篇正是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和盖伦医书的平行文本，这表明叙利亚基督徒早在高昌回鹘时期已将古希腊医学知识带到吐鲁番。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沈卫荣介绍了吐鲁番回鹘佛教文献的发现、整理和研究，指出将之与《大乘要道密集》和黑水城出土文书进行比较，可以揭示出更多元代藏传佛教的传播情况。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白玉冬释读了回鹘四方墓出土的鲁尼文刻铭，指出鲁尼文字体的变化是回鹘文化发展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宗教对文字文化的影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王一丹释读了喀什阿帕克和卓麻扎门楼上铭刻的波斯语诗歌，并依据相关历史文献的记述和实地考察所得，探讨了这些诗歌的可能出处。

### 丝路考古与西域文明

龟兹为西域三十六国之一，是塔里木盆地北缘丝路北道上最大的绿洲

古国。古龟兹地区现存27处石窟寺，主要分布在库车和拜城县境内。新疆克孜尔石窟研究所苗利辉认为，西域绿洲国家力量的大小对石窟寺建造规模与数量有重要影响。他指出这些石窟均位于交通线附近、临近大河，或者附近有水源及其他遗址，如烽燧、古城、冶炼遗址等，并逐一分析其原因。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李肖介绍了对古代龟兹地区矿冶遗址的考古调查与研究。北京服装学院美术学院魏丽考察了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菱格形故事画，以及中亚地区出现的形式相近的菱格形构图。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庆捷通过考证北齐《刘氏造像记》拓本中刘桀“太延之初，远使粟特”的史实，指出虽未明确记载，但刘桀出使粟特，走的当是龟兹古道。

唐、宋之际，北宋和龟兹势力的消长是当时中原王朝与西部广大地区地缘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缩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李华瑞从三部北宋地理志，讨论对于龟兹不尽相同的记载方式及表现特点。无锡市冯其庸学术馆冯有贵、沈宏介绍了冯其庸先生以高龄十赴新疆，传播龟兹灿烂文化，振兴和发展龟兹学的艰辛努力。

丝路上的文明互动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段晴介绍了健陀罗佛教艺术中的蛇神，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刘屹探讨了公元前后的塞人分布与健陀罗佛教的东传。云冈研究院刘建军以最新的实地探查，重新审视并整理云冈造像铭文。故宫博物院孟嗣骥讨论了“护诸童子”信仰及其图像自西域向东传播的路径，复旦大学历史系余欣探讨了《佛说安宅神咒经》在西域的流布，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裴国探讨了中古时期丝路金银货币的流通及影响。

考古学者亦带来各自工作领域的新知识。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张永兵从考古资料分析了吐鲁番盆地史前环境与古遗址变化，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林铃梅介绍费尔干纳盆地考古发现，中国社科院边疆研究所刘志佳介绍古代丝路沿线三十多个国家均存在的地下水灌溉系统，探讨了它们给各地社会经济结构、生态与景观带来的变化。

学术史的梳理让人得以俯瞰过去，以更好地展望未来。中国社科院边疆研究所许建英梳理了近代外国对中国新疆的考察与研究，新疆师范大学语言学院刘长星介绍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的科考活动。国家图书馆刘波通过解读敦煌遗书近人题跋，讨论了1909—1910年敦煌遗书运京前后史事。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

论衡

## 法学教授的时尚批评

编译本报记者 于颖

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理查德·汤普森·福特（Richard Thompson Ford）近日推出《着装规范：时尚法则如何创造历史》（*Dress Codes: How the Laws of Fashion Made History*, Simon & Schuster, 2021）一书。虽然参加过一次《君子》杂志的着装评选，但福特并非时尚界中人。他擅长将社会批评和法律分析相结合，因而开始把那次评选联系到自身，思考自己应该如何着装及背后的缘由。在这本书中，他聚焦立法和普通法如何型塑人们对时尚的态度，同时也抱着粉丝的心态，好奇地分析着时尚的视觉语言。

服装一直是身份的象征。在中世纪社会的等级规章里，商人一旦打扮得像皇亲贵族，或者屠夫老婆戴上宝石王冠，就会被视为全民公敌；英国都铎王朝时期，只有贵族才能享用丝绸、天鹅绒和毛皮；长筒袜上面要是软蓬蓬像气球，就是高经叛道的表现；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僧主科西莫·德·美第奇的那句“两码红布就能造就一位绅士”，精辟地抓住了时尚和着装规范的力量。

决定我们穿什么的因素有很多：舒适、得体、自我表达，以及传统。福特探讨了法律和传统对着一系列规定，以及这些规定是如何运行以维持秩序的。曾经，“道德败坏”的女人才佩戴耳环；黑人男女被限制在社会等级的最底层，18世纪南卡罗来纳州的《黑人法案》就规定，黑人穿着“高于自身境况”的衣服是非法的。19世纪中叶的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和旧金山，都曾通过法令规定，赤身裸体者或穿着不属于其性别的衣服者，或是不出现在任何公共场所，或是需缴纳罚款。1920年代，美国各地工厂都禁止女性过于“自由奔放”的短发和修身连衣裤装扮。1940年代，深受非裔和拉丁裔男子喜爱的宽松头套，也曾在全美各地引发骚乱。

时尚反映着社会的变革。在人类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男性都穿着华丽——颜色大胆、剪裁繁复、面料闪闪发光，足以让人在百步之外就感受到其彰显出来的社会地位、经济成就和性吸引力。只是在18世纪晚期的大约30年时间里，整个欧洲的男性抛弃了数百年来象征财富和权力的穿衣风格，代之以朴素、克制的装扮。福特称之为“男子气的断舍离”——男人们纷纷穿上深蓝、棕、灰、黑等颜色为主的羊毛和亚麻服装，而这正是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中描述的最初为清教徒所青睐的风格。到了今天，极权主义成为正装的完全法则。“这种转变把低调变成了了一种新的身份象征，既需要精湛的技艺，也需要支付更高的费用。”

时尚并不肤浅，而是一门语言，拥有演化的能力和生机。那些想要打破既定规范的人会迫使规则发生改变，迫使权力易手，或至少随着时间的推移，让权力能被更多人分享。福特带领人们走在历史的红毯上，重温了中世纪至今时尚法则深刻而有趣的演变历程。

# 一本让现代人脸红的古希腊语词典？

史硅钊

维多利亚时代标举道德，盛行各种教条与规范，这一时期的英语也极尽曲折之能事，造出许多令后人不明就里的委婉表达，以至在 Victorian 一词在后世有了“假正经”的意思。这一风气自然沾染到了当时的古典学词典中，比如英语世界最重要的“利德尔-斯科特古希腊语词典”，对于波辣直白的古希腊原文也是尽力掩盖，让当时的读者不至皱眉屏息。

然而这部词典的至尊地位始终未被挑战。直到最近，一部编纂历时23年的新词典自称将揭去这层面纱，让人直面古希腊人的狂野世界。今年4月，剑桥大学出版社发布了备受期待的两卷本《剑桥希腊语词典》，收录了来自90位作者的约37000个希腊单词，共1500页。这将是人们称为LSJ的“利德尔-斯科特古希腊语词典”及其缩略本出版一百多年后，英语世界最重要的一部古希腊语词典。

1997年，古典语文学家、词典编纂者、线性文字B研究者约翰·查德威克（John Chadwick）首次提出了更新亨利·乔治·利德尔（H.G.Liddell）和罗伯特·斯科特（Robert Scott）1889年出版的《中级希腊语-英语词典》的想法。利德尔和斯科特最大部头的全本字典出版于1843年，1911年起由英国学者亨利·斯图尔特·琼斯（Henry Stuart Jones）进行修订，LSJ即此三人的合称。自出版以来，西方古典学界大多视之为古希腊语标准参考词典（德语学界亦使用威廉·帕普 [Wilhelm Pape] 主编的希德词典），《中级希腊词典》也是从其缩略而来。

然而，《中级希腊词典》中存在

着大量过时的词汇，一些活色生香的古希腊词被代之以温吞的维多利亚式翻译。对于查德威克的修订提议，同道们一开始以为完成大概需要5年时间，但领衔编纂小组的剑桥大学希腊语与拉丁语教授詹姆斯·狄格尔（James Diggle）说，他们很快就发现，这部中级词典“在概念、设计和内容上都太过时了”，需要另起炉灶。

接下来，狄格尔和他的同事们开始了一项艰巨的任务——重新阅读从荷马到公元2世纪早期的海量古希腊文学作品，从荷马到希腊化时代诗人、晚期的历史学家，以及新约福音书及使徒行传。然后，他们运用最新的语文学研究成果，为今天的学生创造了一本现代指南，让他们了解古希腊单词的含义及其多年来的发展，在提供单字翻译之后，还给出了含义、上下文和风格引导等详细信息。当然，最重要之处在于，它不会顾忌今天的古典学生会不会脸红心跳。

狄格尔说，对于那些“让维多利亚时代人脸红”的词汇，新词典的编辑们“脸皮厚着呢”。比如动词 χέζω (chezo)，被利德尔和斯科特翻译为“放松自己，行其所需”（ease oneself, do one's need），在新词典中就径直译为“排便”，句中译为“屎屎”。相映成趣的是，罗念生先生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中，译有一句：“等我进厕所的时候，简直是打雷，‘啪啪啪啪’”这里用的正是 chezo，“屎屎”，阿里斯托芬断不会说“进厕所”这样委婉的话。

在这部新的希腊词典中，与性爱有关的词也直言不讳，过时和冒犯的

词也得到了改造。利德尔和斯科特将 βλαύτη (blaute) 定义为“一种纨绔子弟穿的拖鞋”，在《剑桥希腊语词典》中，被描述为“一种简单的鞋，浅口便鞋”；κροκοτός (krokotos) 不再专指希腊萨福之爱的女性所穿的金黄色长袍，而是径直定义为“女性所穿的金黄色长袍”。

“利德尔和斯科特可以用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话说：‘我的英语是纯洁的，所有淫乱的段落都淹没在一种博学难解的语言里。’”狄格尔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说，“我们则使用现代英语。”

《剑桥希腊语词典》的词条是从单词的最初含义开始，这与19世纪的词典截然不同，19世纪的词典以单词最早出现在文献中的含义为起始。“像 πόλις 这个词，许多人非常熟悉其英语形式 ‘polis’，”狄格尔介绍：“我们的词条则展现了这个词的各种含义：它最早的用法是‘城堡，卫城’；然后，更常用的是‘城市，都会’和‘领土，土地’；在古典时期，则更确切地指‘作为政治实体的城市，城邦’；此外，也指代城市的居住者，即‘社区、公民团体’。”

剑桥大学古典学系主任罗宾·奥斯本（Robin Osborne）教授表示，古典学系倾力打造这本新词典，是为了“给下个世纪的希腊语教学作出贡献”，让学生们能够“更稳妥、更方便地学习古希腊文”：“我们非常有必要继续接触古希腊文学，它不是冻结在过去的文本，而是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息息相关。”

在脱手这部巨著之后，狄格尔说



▲Ralph Steadman 所绘《爱丽丝梦游仙境》中总是担心迟到的白兔先生，1967

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脱和快乐，而且，不想再编词典了：“过去的15年里，我没有做任何其他事情，它完全主宰了我的生活。”

狄格尔可能是已经爬出了“兔子洞”。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小故事，是《爱丽丝梦游仙境》的开头：可爱的小女孩在河边无事可干，“她一次又一次地瞧着她正在读的那本书，可是书里没有图画，也没有对话，爱丽丝想：‘要是一本书里没有图画和对话，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没有图画，没有对话，让人不禁怀疑《爱丽丝梦游仙境》的作者是在“内涵”这是一部词典，毕竟爱丽丝的原型，正是H·G·利德尔的女儿爱丽丝·利德尔。也许现代人读这本LSJ，会觉得不唯没有图画、没有对话，连最让人爱的古希腊人大刺刺的遣词造句也难见。如果这部剑桥词典真能达成其功，我们可能就离古希腊人又近了一些。